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一〇

卷二百二十三至卷二百四十一

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爲朔方行營節度使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帥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錫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

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
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
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
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
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
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遂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
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
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
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
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

唐代宗

一也臣男玠爲同羅所虜得聞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
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
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
握強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
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
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
天顏但以來瑒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
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
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略
奉仙詞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
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

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替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其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

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羗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

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漣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丙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

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
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
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
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
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遣人輿入迫脅之
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
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
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
逃潰者多在商州令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
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
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

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棄鹽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

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
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
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
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
百餘騎直度澠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
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
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
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
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
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巳以郭
子儀爲西京留守申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

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大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爲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

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
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
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
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
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
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
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
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
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王甫
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壬
寅郭子儀至漣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

子儀不聽引三千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
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
珪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宦官廣州
市舶使呂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弃城奔端州太
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
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
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
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
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
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
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

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
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
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
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撙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
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
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旣去元
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
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
愛之英倩金州人也吐蕃旣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

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 癸卯合劔南東西川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使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